



中国历史演义全书

清代历史演义全书

(三)

〔民国〕蔡东藩撰

目摇摇录

第三十七回	摇 灭准部余孽就歼 荡回疆贞妃殉节	员
第三十八回	摇 游江南中宫截发 征缅甸大将丧躯	员
第三十九回	摇 傅经略暂平南服 阿将军再定金川	员
第四十回	摇 平海岛一将含冤 定外藩两邦慑服	员
第四十一回	摇 太和殿受禅承帝统 白莲教倡乱酿兵灾	猿
第四十二回	摇 误军机屡易统帅 平妖妇独著芳名	愿
第四十三回	摇 抚贼寨首领遭擒 整朝纲权相伏法	缘
第四十四回	摇 布德扬威连番下诏 擒渠献馘逐载报功	远
第四十五回	摇 抚叛兵良将蒙冤 剿海寇统帅奏捷	苑
第四十六回	摇 两军门复仇慰英魄 八卦教煽乱闹皇城	愿
第四十七回	摇 闻警回銮下诏罪己 护丧嗣统边报惊心	怨

第四十八回	愚庆祥败死回疆 智杨芳诱擒首逆	员源
第四十九回	征浩罕王师再出 剿叛瑶钦使报功	员猿
第五十回	饮鸩毒姑妇成疑案 焚鸦片中外起兵端	员猿
第五十一回	林制军慷慨誓师 琦中堂昏庸误国	员圆
第五十二回	关提督粤中殉难 奕将军城下乞盟	员圆

第三十七回 摇 荡回疆 贞妃殉节 灭准部 余孽就歼

摇摇却说达瓦齐就俘后，清师奉旨凯旋，只留班第、鄂容安二人，带了随兵五百名，与阿睦撒纳办理伊犁善后事宜。阿睦撒纳移檄邻部，诳言降清，阳称清廷命他统领各番，来平此地，又暗嘱党羽四布流言，欲安准部，必须立阿睦撒纳为大汗。班第、鄂容安遣使密奏，乾隆帝亦付他密旨，令诱诛阿睦撒纳。看官！你想阿睦撒纳率众西行，已似大鱼纵壑，哪里还肯来入网呢？况班第、鄂容安手下只有五百名随兵，也不好冒昧举事。接了朝旨，按住不发，惟促阿睦撒纳入朝。阿睦撒纳竟号召徒众，来攻班第、鄂容安。班第、鄂容安且战且走，驰了三百余里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只剩了数十骑，番兵却有数千追来，班第料不能脱，拔刀自刎，鄂容安也只得步他后尘了。

是时定西将军永常，已奉朝旨出驻木垒，闻报番兵大至，退兵巴里坤，移粮哈密，因此阿睦撒纳声焰愈盛。清廷速回永常，命公爵策楞前代，玉保富德、达尔党阿为参赞，出巴里坤进剿。玉保分军先进，忽有番卒来报，阿睦撒纳已由他部下诺尔布擒献，玉保大喜，即向策楞处报捷。策楞也不辩真伪，飞章奏闻，不想过了数日，毫无影响，将军参赞，先后驰至伊犁，阿睦撒纳已远矐至哈萨克了。原来阿睦撒纳闻大兵前进，恐不能敌，特差了番卒，驰到清营，假称被擒，他却望西遁去。策楞、玉保中了他的缓兵计，到了伊犁，你怨我，我怨你，怨个不了，总归无益。

乾隆帝闻知消息，复将策楞、玉保革职。令达尔党阿为将军，飞速追剿，又命巴里坤办事大臣兆惠，为定边右副将军，出

兵赴援。满望旗开得胜,马到成功,谁知达尔党阿到哈萨克边界,又被阿睦撒纳骗了一回,佯称哈萨克汗愿擒献阿酋。往返驰使,仍无要领。额鲁特三部新封台吉,反一律谋变,与阿睦撒纳通同一气,阿睦撒纳间道驰还,大会诸部,这达尔党阿还在哈萨克边境,檄索罪人,正是可笑。只定边右副将军兆惠,率兵千五百人,已至伊犁,探得额尔特诸部,已皆叛乱,自知孤军陷敌,不能久驻,忙领兵驰回。沿途一带,统是敌垒,兆惠拼命冲突,走一路,杀一路,杀到乌鲁木齐,刀也缺了,弹也完了,粮也尽了,可怜这等兵士,身无全衣,足无全袜,每日又没有全餐,只宰些瘦驼疲马,勉强充饥,正苦得了不得,老天又起风下雪,非常严冷。兆惠想遣人乞援,也不知何处有清兵,驿传声息,到处隔断。忽闻番兵又踊跃前来,把乌鲁木齐围得铁桶相似,兆惠泣向军士道:“事已至此,看来我辈是不得活了。但死亦要死得合算,狠狠地杀他一场,方值得死哩。”军士道:“大帅吩咐,安敢不从!但粮尽马疲,奈何?”正在危急,忽东北角鼓声喧天,有一支兵马到来,兆惠登高一望,遥见清军旗帜,不禁大喜,谢天谢地。番兵见援兵已到,不知有多少大兵,一声吆喝,解围而去。兆惠出寨迎接,乃是侍卫图伦楚,因兆惠久无音信,率兵二千来探信息,无意中救了兆惠。兆惠与他握手进营,住了一日,便同回巴里坤。当下飞书告急。

乾隆帝命逮达尔党阿回京,授超勇亲王策凌子成衮扎布,为定边左副将军,出北路。仍令兆惠出西路往剿。此次兆惠惩鉴前辙,挑选精骑,带足粮草,誓师进发,决平叛寇。巧值绰罗斯部噶尔藏汗,被兄子噶尔布篡弑,噶尔布又被部下达瓦杀死,辉特和硕特两部中,痘疫盛行,多半死亡。兆惠趁这机会,杀将过去,好像摧枯拉朽一般。番众战一阵,败一阵,诸部酋

长先后败死，阿睦撒纳又弄得仓皇失措，急急如丧家犬，漏网鱼，仍窜至哈萨克。兆惠率兵穷追，到哈萨克界，哈萨克汗阿布赉遣使至军，愿擒献阿睦撒纳。兆惠对来使道：“你主愿擒献阿逆，须于三日内缴到，过了三日，本将军恰是不依，驱兵进攻，玉石俱焚，那时不要后悔！”来使唯唯而去。越二日，哈萨克又遣使到军，报称阿睦撒纳狡黠万状，我国正欲擒献，不料被他走脱，逃入俄罗斯去了。现奉汗命，前来请罪，并贡献方物，仰求大帅赦宥！兆惠见他惶迫情状，料知语言无欺，只得略加训斥，命他回去。一面即飞奏清廷，由理藩院行文俄国，索交叛酋。后来俄国伤人搜捕，阿睦撒纳已患痘身亡，只把尸首送交清吏。于是命成衮扎布归镇乌里雅苏台，留兆惠搜剿余孽。自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，清兵先后追剿，自山谷僻壤及川河流域，没一处不寻到，没一处不搜灭，统计额鲁特二十余万户，出痘死的约四成，窜走俄罗斯、哈萨克等处约二成，被清兵剿灭的约三成，还有一成编入蒙古籍，不过二万户，而且妇女充赏，丁壮为奴，额鲁特遗民，自此寥落了。

准部既平，清廷乃划疆分土，设官筑城，驻防用满兵，屯粮用旗兵，特简任伊犁将军，作了一个统辖的元帅。天山北路，方入清室版图，免不得镌碑勒石，旌德表功，费了几个儒臣笔墨，成了几篇煌煌大文，这也不消细说。

但乾隆帝得陇望蜀，平了准部，又想南服回疆。这回疆就在天山南路，与准部只隔一山，起初系元太祖次子察哈台领土，传了数世，回教祖摩诃末子孙，由西而东，争至天山南路，生齿渐蕃，喧宾夺主，察哈台的后裔，反弄到没有主权，因此天山南路，变作回疆。康熙时，噶尔丹强盛，举兵南侵，把元裔诸汗，迁到伊犁，并将回教头目阿布都实特，亦拘去幽禁。噶尔

丹败死，阿布都实特脱身归清，圣祖赏他衣冠银币，遣官送到哈密，令还故地。阿布都实特死，其子玛罕木特想自立一部，不受准噶尔约束，策妄又遣兵入境，将玛罕木特及他两个儿子，统拿至伊犁，幽禁起来。及清将军班第等到伊犁后，玛罕木特已死，长子那布敦，次子霍集占，尚被拘禁。班第奏闻清廷，得旨释那布敦归叶尔羌，令他统辖旧部，留霍集占居住伊犁，职掌教务。不到数月，阿睦撒纳谋反，准部复乱，霍集占反率众助逆，等到清副将军兆惠攻入伊犁，阿睦撒纳西走，霍集占亦遁入回疆。兆惠剿平准部，奏遣副都统阿敏图南往招抚。

这个那布敦胆子颇小，愿遵清朝指挥，偏偏胞弟霍集占，自北路遁归，谏那布敦道：“我远祖摩诃末，声灵赫耀，天下闻名，传到我辈子孙，反受人家压制，真是惶愧万分。现在准部已亡，强邻消灭，不谋独立，更待何时？”那布敦道：“清兵来攻，如何抵挡？”霍集占道：“清军新得准部，大势未定，料他无暇进兵，就使率军南来，我也可据险拒守，等他兵疲粮绝，逃去都来不及，怕他什么？”那布敦尚在迟疑，霍集占又道：“哥哥若要降清，恐怕从今以后，世世要做奴仆过去，他要我的金钱，我只得将金银奉去，他要我的妻子，我只得将妻子送去，他要我的头颅，我也只得把头颅献去。我们兄弟两人，还有安静的日子么？”那布敦被他说得动心，遂依了阿弟的计划，便召集回众，自立为巴图尔汗，传檄各城，戒严以待。

回户数十万众，向来迷信宗教，因那布敦兄弟，确是摩诃末后裔，称他为大小和卓木。和卓木三字，乃是回语，译作汉文，便是圣裔的意义，至此得了圣裔的檄文，自然望风响应。只库车城主鄂对，恐怕强弱不敌，率了党羽，拟奔伊犁，途次与阿敏图相遇，仍令回转库车，同去招抚。不料霍集占闻鄂对出

走,已遣部下阿布都驰到库车,把鄂对亲族一一杀死,登陴固守。鄂对闻报,大哭一场,嗣与阿敏图商议,请亟归伊犁,添兵复仇。阿敏图道:“我是奉命招抚,今不见叛众,便想回去,叫我如何对将军?”鄂对再三谏阻,阿敏图只是不从,且令鄂对先回伊犁。他只带了百余骑,驰到库车,阿布都诱他入城,一阵乱剁,凭你阿敏图如何忠诚,也入阎罗宝殿去了。清廷因兆惠剿抚准部,尚未竣事,别命都统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,率兵征回。雅尔哈善自吐鲁番进攻库车,大小和卓木引军数千,越大戈壁来援,与清兵战了两次,都被打得落花流水,大小和卓木退入城中,清兵乘势围攻,城坚难拔,提督马得胜,募敢死兵六百名,暗掘地道,昼夜不息,将及城中,守兵闻地下隐有响声,料是穿穴,便循途按索,到了城脚边,掘下一洞,适通地道,守兵把草塞住,用火燃着,烟焰冲入穴中,可怜六百个清兵,不能进,不能退,都被烧得乌焦巴弓。雅尔哈善经此大创,不敢力攻,大小和卓木乘机遁还,阿布都也率众逃走。

清兵只得了一个空城,乾隆帝闻知大怒,饬将雅尔哈善、马得胜等,尽行正法,仍命兆惠移师南征。兆惠檄调各路兵,尚未到齐,因朝旨催促,即率步骑四千余先进,过了天山,收复沙雅尔、阿克苏、乌什等城,住阿克苏城数日。后兵未至,兆惠性急如火,留副将军富德驻阿克苏,等待后军,他竟带了二三千人,冒险前行。途中侦知大和卓木那布敦在叶尔羌,小和卓木霍集占在喀什噶尔,乃再分兵八百名,使副都统爱隆阿,遏住喀什噶尔援路,自率千余骑,径趋叶尔羌。叶尔羌城东有河,叫作叶尔羌河,亦称黑水。兆惠兵少,不能进攻,便倚水立营。遥见叶尔羌城南驼马往来,是个阔大的牧场,兆惠欲夺作军用,径命兵士渡河。河上本有木桥,清兵跨桥而过,方过了

四百骑,谁知桥下暗有伏兵,铙钩齐起,将木桥钩断,城中出回兵五千骑,前来邀击。隔河清兵,不能相救,河西四百骑,哪里挡得住回兵?急忙弃了马匹,凫水逃回。回兵复搭好了桥,逾桥东来,后面又添了步兵万人,张着两翼,来围清兵。兆惠左右冲突,马中枪,再毙再易,总兵高天喜战歿,参赞明瑞亦受伤,虽杀了番兵千名,究竟众寡悬殊,支持不住,只得退入营中,赶紧筑垒,准备固守。番兵亦筑起长围,四面攻打,枪炮如雨,幸亏清营靠着丛林,枪弹多飞入林中。清兵伐树,得了铅弹数万枚,还击回兵,又复掘井得水,掘窖得粟,赖以不困。

兆惠遣了五卒,分路赴阿克苏告急,又檄爱隆阿还军阿克苏,催援军同至。爱隆阿未到阿克苏,富德已接警报,忙率军三千,冒雪赴援,到了呼拉玛,距叶尔羌尚三百余里,忽遇喀什噶尔回兵,截住去路,转战四昼夜,回兵越来越多,将富德军围住。接连数日,杳无援兵,富德急得了不得。一日,天气昏黑,入夜尤甚,回兵各燃着火把,轮流进扑,富德连忙抵御,拼命鏖斗,突闻一片喊声,自东而至,回兵纷纷倒退。富德乘势杀出,火光中来了一员清将,乃是爱隆阿,富德大喜,即与爱隆阿合兵。爱隆阿道:“巴里坤参赞阿公亦到。”富德忙拍马去会阿大臣。这位阿大臣,名叫阿里衮,他奉了廷旨,领兵六百名,解马二千匹,驼一千头,至阿克苏,适值爱隆阿去催援军,遂合军前来,解了富德的围。回兵在夜间不辨多少,四散溃遁。富德、爱隆阿与阿里衮两下相见,欣喜过望,也不及休息,同趋叶尔羌。兆惠日望援军,遥闻炮声大作,料知援军已至,即勒兵突围,内外夹攻,杀敌千余,毁了敌垒,同还阿克苏。

过了冬,已是乾隆二十四年。阿克苏已集清兵新旧军凡三万人,分道进行。兆惠由乌什攻喀什噶尔,富德由和阗攻叶

尔羌,每路兵各万五千。大小和卓木闻清兵大至,不敢迎敌,带了妻孥仆从,并携辎重,逾葱岭西遁。清兵奋勇追赶,到阿尔楚山,前面见有回众,大半是老弱残兵,富德料是诱敌,令明瑞、阿桂为左翼,阿里衮、巴禄为右翼,先据了左右二峰,然后富德领着中军,从山口进去。进了山口,果然伏兵四起,那时清兵左右两翼,从上杀下,把伏兵一齐杀退,追攻二十余里,戮回兵无数,并斩他骁将阿布都,大小和卓木逃至巴达克山。大和卓木那布敦,挈了家眷先走,小和卓木霍集占,手下还有万人,倚山为阵,率众死战。富德又分军两路,左右夹攻,用了大炮,向敌轰击。霍集占不能支,逾山而遁,谁知前面山路逼促,又有辎重塞住,一时急走不脱。后面又被清军追上,进退两难。富德令降人鄂对等,竖起回纛,大呼招降。回众情愿投顺,蔽山而下,声如奔雷,霍集占忙夺路逃脱,偕那布敦急入巴达克山。巴达克山部酋,闻小和卓木拥众而至,遣使探问,霍集占见了来使,命回报酋长,立刻亲迎。来使出语不逊,霍集占拔出佩刀,把他斩首。于是巴达克山部酋兴兵拒战,和卓木兄弟,连妻孥旧仆,只有三四百人,被巴达克兵围住,上天无路,入地无门,都束手就缚,个个被他擒去。巴达克部酋为使臣报仇,将大小和卓木,一齐枭首,还想将他家属,统行处死。适清使持到檄文,索献罪犯,他乐得卖个人情,把大小和卓木的头颅,及他家眷等,尽行缴出。富德命军士押着回酋家属,驰归大营,与兆惠联衔奏捷。乾隆帝命陕甘总督杨应琚,筹办回疆善后事宜,兆惠等俱召还京师。遂封兆惠为一等公,加赏宗室公品级鞍辔,富德封一等侯,并赏戴双眼翎,参赞大臣阿里衮、明瑞等,俱赏戴双眼翎。又记起从前舒赫德的忠直,还他原职,其余在事各官员,俱交部议叙。又做了几篇平定回部

的碑文,内外勒石,称颂功德。

到次年二月,兆惠等奏凯还朝,乾隆帝亲至良乡,举行效劳典礼。兆惠、富德等领队到坛,格外严肃。乾隆帝下坛迎接,兆惠以下,都下马见驾,叩首谢恩。乾隆帝亲自扶起,说了许多慰劳话儿,遂一同登坛。乾隆帝升了御幄,当由军士将大小和卓木家眷,推到坛前。这时乾隆帝龙目俯瞧,见有一位绝色妇女,也是两手反绑,列入罪犯队里,乾隆帝不禁怜惜起来,便问道:“这是叛回的家眷么?”兆惠应了声“是”。乾隆帝道:“妇女无知,也遭此纆绁,瞧她情状,很是可怜,朕拟一律赦宥。”兆惠忙道:“罪人不孥,乃是圣主仁政,皇上恩赦了她,她定然感激不浅。”乾隆帝传旨释缚,众回家眷,叩首谢恩,独这绝色女子,虽是随班俯伏,她口中恰绝不道谢。

郊劳礼毕,御驾还宫,立召和珅入见。和珅进内请安毕,乾隆帝问道:“朕见叛回眷属中,有个绝色妇人,未知是谁?”和珅道:“待奴才探问的确,再来奏闻!”说毕,趋出。不一时又入大内,奏称绝色妇人,乃是小和卓木霍集占的妃子,回人叫她香妃,因她身上有一种奇香,天然生成,所以有此佳号。乾隆帝叹道:“朕做了天朝皇帝,不及那回部逆酋。”和珅道:“逆酋已死,这个佳人,被我军拿来,圣上要如何处置,便作如何处置。据奴才想来,回酋的幸福,究竟不及我天朝皇帝哩。”乾隆帝道:“朕想把她叫入宫中,但恐外人谈论,如何?”和珅道:“罪妇为奴,本是我朝成例,今将香妃没入掖廷,有何不可?”乾隆帝大喜,便命宫监四名,随和珅去取香妃,好一歇,和珅已到,宫监导入香妃,玉容未近,芳气先来,既不是花香,又不是粉香,别有一种奇芬异馥,沁人心脾。走近御座前,乾隆帝见她柳眉微蹙,杏脸含颦,益发动人怜爱。宫监叫她行

礼,她却全然不睬,只是泪眼莹莹。乾隆帝道:“她生长外域,未识中朝礼制,不必多事苛求。”便命宫监引入西苑,收拾一所寝宫,令她居住,并命宫监小心伺候。宫监已去,和珅亦退。次日,乾隆帝视朝毕,又召和珅入内。和珅见乾隆帝面带愁容,暗暗惊异,只听乾隆帝谕道:“香妃不从,如何是好?”和珅道:“她蒙恩特赦,又承圣上格外抬举,如何不从?”乾隆帝道:“她口中说的回语,朕却不能尽懂,幸宫中有个番女,颇谙回文,朕命她翻译出来,据言:‘国破君亡,情愿一死。’朕亦不好强逼,你可有什么计策?”和珅想了一会,便道:“从前豫亲王多铎,得了刘三季,起初也很是倔强,后来好好儿做了豫王福晋,和睦得了不得。妇人家大都如此,总教待得她好,她自然回心转意。”乾隆帝道:“恐不容易。”和珅道:“她是做过回妃,一切饮食起居,统是回部格式,现若令她吃回式的菜蔬,穿回式的衣服,居回式的房屋,另择回部老妇,伺候了她,不怕她不渐渐服从。”乾隆帝依了和珅的计策,凡香妃服食,概摹回教徒供奉,又在西苑造起回式房屋,并筑回教礼拜堂,选了数名老回妇,导香妃出入游览。怎奈香妃情钟故主,泪洒深宫,一片贞心,始终不改。乾隆帝百计劝诱,她却寂然漠然。有一日,被宫女苦劝不过,她竟取出一柄匕首来,刀光闪闪,冷气逼人,宫女都吓得倒躲。这事传到慈宁宫,太后恐乾隆帝被害,趁着乾隆帝郊天,住宿斋所,竟传旨宣召香妃,问她志趣。她只说了一个“死”字,太后遂勒令殉节。后人诗咏香妃事道:

雏鬟生长大苑西,钿合无情宝剑携。
帝子不来花已落,红颜黄土玉钩迷。

香妃已死 ,乾隆帝尚未闻知 ,后来得了音耗 ,究竟伤感与否 ,容小子下回表明。

阿睦撒纳及大小和卓木 ,统不过胁惑徒众 ,盗弄潢池 ,故卒为兆惠所歼灭耳。不然 ,兆惠一卤莽武夫 ,只知猛进 ,动辄被围 ,得一智勇兼全之敌帅 ,吾恐兆惠将为塞外鬼 ,安能生还玉门 ,昂然为座上公乎 ? 惟香妃以一被虏之妇人 ,临以天子之尊威 ,始终不为所辱 ,凛节捐躯 ,临难不苟 ,番邦中有此妇 ,愧煞世人多矣。作者亟为表扬 ,可作彤史一则。

第三十八回 游江南中宫截发 征缅甸大将丧躯

摇摇却说乾隆帝郊天礼毕，回至宫中，闻报香妃已死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忙走入香妃寝室，但见室迩人远，凄寂异常。便把侍过香妃的宫监，传来问话，宫监就将太后赐香妃自尽事，说了一遍。乾隆帝道：“可曾入殓么？”宫监道：“早经入殓，且已埋葬得两日了。”乾隆帝道：“为什么不来报知？”宫监道：“太后娘娘命，因圣上效天，不准通报。”乾隆帝顿足道：“这件事情，太后也太辣手了。”宫监道：“太后娘娘恐香妃不怀好意，所以把她赐死。”乾隆帝道：“香妃死时，形状如何？”宫监道：“香妃虽死，面色如生，全不见有惨死形状。”乾隆帝道：“可敬可敬，毕竟是朕没福消受。”当下凭吊了一回，洒了几点惜花的眼泪。

自此闷闷不乐，几乎激成一种急病，还亏御医早日调治，方能渐渐平安。只是悲怀未释，无从排解。偏偏皇十四子永璐，皇三子永琪，又接连病逝，正是花凄月冷，方深埋玉之悲，芝折兰摧，又抱丧明之痛，未免有情，谁能遣此？傅恒、和珅等百计替他解闷，总不能得乾隆帝欢心。还是和珅知心着意，想出重幸江南的计议来，乾隆帝颇也愿意，到慈宁宫禀知太后，太后正因皇帝过伤，没法劝慰，闻了此语，便道：“我也想去散闷。俗语说得好：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”这苏杭地方的风景，很是可玩。只前次南巡，皇后未曾随去，她已正位数年，也应叫她去玩耍一番，你意何如？”乾隆帝不敢违命，只得答道：“圣母命她随去，谨当遵旨！”

当下定了日子，启跸南巡。一切仪仗，仍照前时南巡成

制,不过多备了皇后凤辇一乘,龙舟等略加修饰,水陆起程,概如上年旧例。各省督抚,接驾当差,格外勤谨。只山东济宁州颜希深,下乡赈饥,擅令开仓发粟,把供奉皇差的事情,反一律搁起。两宫到了济宁州,御道上并没有什么供张,也不见知州迎驾。和珅道:“哪个混帐知州,敢如此藐法么?”便令役从立传知州颜希深,回报颜希深下乡赈饥去了。和珅大怒,方想饬拿知州家属,适山东巡抚前来接驾,和珅向他发怒道:“你的属官,为什么这般糊涂?想你前时忘记下札的缘故。”山东巡抚道:“卑职于月前下札,早饬他恭迓銮舆,哪里敢忘记一点?”和珅道:“他下乡赈饥,应有公文申详,你既叫他办差,哪里还有工夫赈饥?这件事显见得老兄糊涂了。”山东巡抚道:“卑职也没有允他赈饥,他亦没有公事上来,真正不解。”和珅微笑道:“一点点知州官儿,不奉抚台札饬,擅敢发仓赈饥,自来也没有的。老兄欺我,我去欺谁,你自己去奏明皇上罢!”这句话,吓得山东巡抚屁滚尿流,一面令仆役去拿颜希深,一面下了龙舟,跪在两宫面前,只是磕头,口称奴才该死,奴才该死。两宫倒惊疑起来,问他何故?这时和珅已踱了进来,代奏道:“济宁知州颜希深,目无皇上,既不来供差,又不来迎驾,奴才正问这山东抚臣哩。”乾隆帝道:“颜希深到哪里去了?”和珅答道:“闻说颜希深下乡赈饥,抚臣糊涂,佯作不知,求圣上明察!”乾隆帝正想亲鞫山东抚臣,遥听岸上隐隐有哭泣声,便问和珅道:“岸上何人哭泣?”和珅出外探望,回奏:“颜希深的老母,由山东抚役拘到,是以哭泣。”乾隆帝怒道:“令她进来!”一声诏谕,外面即推进一个白发老妪,眼泪汪汪,向前跪下,口称臣妾何氏叩头。太后见她老态龙钟,暗加怜恤,急开口问何氏道:“你是济宁知州的母亲么?”何氏微应道:

“是。”太后又问道：“你儿子到哪里去？”老姬道：“前日河工出了险，地方绅士，环请急赈，臣妾儿子颜希深，因预备恭迓圣驾，不敢离身，怎奈难民纷纷来署，哀吁不休。臣妾见他凄惨万状，令儿子希深发粟赈饥，希深因未奉省飭，不敢擅行。臣妾素仰圣母仁慈，圣上宽惠，一时愚见，竟把仓粟开发，嘱子希深下乡施赈，快去快回。不料希深今尚未到，将供差接驾的大礼，竟致延误，臣妾自知万死，伏乞慈鉴！”太后见她应对称旨，不禁喜形于色道：“你倒是一片婆心。古语说道：‘国无民，何有君？’就使礼节少亏，亦应赦宥。”说到这句，便顾乾隆帝道：“赦了她罢！”乾隆帝尚未回答，和珅却见风使帆，忙道：“圣母仁恩，古今罕有。”乾隆帝至此，自然也说出“遵旨”二字，太后便令何氏起来，何氏谢恩起立。这时山东巡抚，还是俯伏一旁，仿佛犬儿一般，太后也命他退出。山东巡抚，真是蒙着皇恩大赦，连磕数头，起身退出。外面又禀报济宁知州颜希深，恭请圣安，太后问道：“颜希深来了么？”便传旨着令进见。希深膝行而进，匍匐近前，急得“微臣该死”四字，都说不清楚。太后却笑起来道：“你不要这般惊慌！皇上已加恩赦你。本来巡幸到此，亦没有这般迅速，巧巧遇着顺风，所以先到一两天，想你总道是来得及的，因此贻误。”颜希深闻已恩赦，便放下了心，慢慢地奏道：“微臣下乡赈饥，总道事已速了，不意饥民很多，误了日子。微臣因胥吏放赈，恐致乾没，不敢不亲自监察，今日返署，敬闻圣驾已巡幸到此，不及恭迎，罪当万死。幸蒙恩赦，感激莫名！”太后道：“你的母亲，亦已在此，你起来罢！”颜希深谢过了恩，慢慢起身，方见老母也站立一旁。太后复赐何氏旁坐，问了年龄子女等情，由何氏一一奏明。太后复道：“你回署去，须常教你儿子爱国爱民，方不失

为贤母。”何氏连声遵旨。太后又命宫监两名，扶她上船，令颜希深随母回署。后来颜希深历级上升，做到河南巡抚，且不必细表。

单说两宫自济宁启行，一路上看山玩水，颇觉爽适。乾隆帝命令先幸江宁，一面向和珅道：“江宁是个名胜的地方，前次南巡，只留驻了几日，闻得秦淮灯航，传播一时，究竟不知如何？”和珅道：“此次皇上可多留数天，奴才谨当探察。”到了江宁，文武各官，照例迎驾，不消细说。和珅见了江宁总督，密令他饬办秦淮画舫，预备游览。是日两宫登陆，驻蹕江宁。隔了一宵，和珅借观风问俗的名目，导皇上微行。乾隆帝早已会意，不带随员，只命和珅扈从前往。行到秦淮河岸边，早泊有绝大画舫一艘，和珅引乾隆帝登舟，舟中都是花枝招展的美人儿，一拥上前，磕头请安。乾隆帝与和珅，虽不道出真相，假名假姓的说了一番。那班美人儿，统是有名的妓女，见多识广，料知不是俗客，况经地方官饬她当差，定然是扈蹕南巡的著名人物，便格外殷勤，奉了乾隆帝上坐，大家四围簇拥。乾隆帝龙目四瞧，这一个绰约芳姿，那一个窈窕丽质，默默地品评了一回，随向和珅道：“北地胭脂，究不及南朝金粉，你道如何？”和珅应了声：“是。”当下摆好酒席，乾隆帝面南而坐，和珅面北而坐，东西两旁，统是美人儿挨次坐下。席间备极丰腆，浅斟缓酌，微逗轻颦，已而酒热耳红，兴高采烈，一面令舟子划入江心，一面令众妓齐唱艳曲，娇声婉转，响遏行云，耳鬓厮磨，魂消新雨。迨至夕阳西下，已近黄昏，万点灯光，荡漾水面，仿佛此身已入仙宫，别具一番乐境。此时乾隆帝已自醺然，免不得色迷心醉，左拥右抱，玉软香温，和珅亦趁这机会，分尝数爵。到了次日，尚恋恋不舍，仍在舟中饮酒言欢。忽闻外面一